

生活札记

英雄“憨宝”

□张守雨

在我们村里,如果打听李天宝的大名,年轻一辈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但要是问“憨宝”这个外号,那可是无人不知,而且人人还能讲出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在我小时候,“憨宝”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那一米八多高,魁梧伟岸的身板,走起路来还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像极了电影《地道战》里的高老忠。

关于“憨宝”这个外号的来历,有好多种说法。有的说与他的名字有关,农村人口齿不清,喊他“天宝”,慢慢地喊成了“憨宝”;还有说是说他大难不死,别人给他的“昵称”。

听村里的老人讲,天宝的姥姥家是做烟花爆竹的。他舅舅是抗日游击队员,负责配制土火药,造土地雷、土手雷等。鲁西是平原,打游击最头痛的事就是藏身难,夏秋天到处都是青纱帐还好。到了冬春天,天宝的舅舅回到家里,以制作烟花爆竹为掩护造土弹药。

有一年临近春节,天宝跟着母亲到外祖母家走亲戚。正逢村里大集,外祖母高兴地领着小天宝到集市上买年货。母亲则在家帮着收拾,中午时分,还不见天宝和外祖母回来,就动手生火做饭。房顶烟囱冒出的火星,引爆了天宝舅舅藏在房顶上的土炸药。“轰隆”一声巨

响,三间土房子顿时夷为平地,天宝娘被炸得血肉横飞。小天宝因跟着赶集,逃过一劫。大家都说天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母亲死后,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饥馑难耐,为了混口饭吃,天宝投奔了本县有名的土匪刁占财。

几年后,刁占财见他逐渐成人,有意历练他,安排他带人打家劫舍,想早点把他带出手。天宝心善,每次带人出去,只故意整出动静来,频频不得手扑空回来。气得刁占财大骂:“娘的,要不是跟着老子这么多年,我一枪崩了你。还娘的‘天宝’,老子看你就是一个‘憨包’!”

一次,刁占财带天宝到一户地主家里吃饭。地主两口子看天宝一表人才,甚是喜欢,商量着把女儿嫁给天宝,想以此攀上刁占财,给家里的财产上道“保险”。于是,几天后就托媒人到“匪巢”,向天宝提亲。媒人使劲夸赞说:“这姑娘贤惠手巧,天天大门不出,就知道待在闺房里织布绣花。长得也美,人见人夸。”

刁占财一听,当即骂骂咧咧地对天宝说:“你小子有福气,地主家有的是钱,闺女又漂亮能干,赶快定下来,给你点钱回去把事办

了。”说罢,甩给天宝50块大洋。

1941年底,一个日本兵因醉酒掉队,拖着枪跑到村里,用枪顶着保长给他找人,送他到十里外的据点,没有人敢应这个差。鬼子气得鸣枪警告保长。天宝恰巧在家,勇敢地站了出来,还从家里推来独轮车。鬼子怕天宝使坏,就端着枪,面朝天宝坐在车子上。天宝推着鬼子,想起了他们烧杀抢掠的种种恶行……于是,他故意放慢脚步,东拐西转,一直磨蹭到天黑,猛地一下把鬼子栽到路边深井里,拿起井边的砖头、石头一阵猛砸,把鬼子砸死在井中,然后捞出枪逃回了匪巢。

第二天,鬼子小队队长带着十几个人找到村里,把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到打麦场,架起机枪,逼保长交出天宝。僵持了半天,一个汉奸把天宝的爹指认出来。鬼子残忍地把天宝爹捆到门板上,头朝下倒吊在打麦场旁边的一棵枣树上。据村里老人讲,天宝爹七窍出血,宁死不屈。鬼子让汉奸给村民训话说:“李天宝亲爹不认,真是‘憨宝’,以后谁再与我们作对,这就是下场。”

保长知道如果交不出李天宝,村民将会遭受灭顶之灾。于是,在伪军的胁迫下,到匪巢向刁占财要人。刁占财虽说是一个土匪头子,

其实也就只有一二十个人,三十多条枪。他虽心有不甘,还是把天宝交给了伪军。

鬼子抓到天宝后,把他押到村里,并把周边几个村的群众集中起来,想演一出杀一儆百的戏。夜里,鬼子怕李天宝逃跑,用铁丝穿透他的锁骨,捆在麦场的树上,安排伪军持枪轮流看守。夜里,李天宝趁看守他的人打瞌睡,就用牙齿咬断铁丝,连夜逃走了。

据天宝后来说,他逃走后直接投奔了县抗日基干大队。鬼子和伪军认为他是被刁占财带走的。双方发生了枪战,刁占财不敌,也在随后没几天投奔了县抗日基干大队。李天宝还说,他参加了张秋战斗,解放寿张城、阳谷战役等战斗。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伤了,被县抗日基干大队就地安置在老乡家里,在地窖里养了将近小半年的伤才归队。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老家过境时,天宝就随大军南下了。渡江战役结束后,根据组织安排,天宝留在了南京工作,后来向组织提出了回乡申请。

回乡后,村里人都说天宝憨,是地地道道的“憨宝”,仗打完了该享福了却跑回家来。天宝打趣地说:“这不还挂念着家里的媳妇嘛!”“憨宝”憨吗?或许真“憨”吧!

桑梓留痕

故乡行

□曹玉飞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兴之所至,我乘坐来安县到兴隆村的城乡公交,回了一趟生我养我的故乡,来安县半塔镇境内的小山村——前郢。

那一日,天高云淡,天气晴好,沿途瓜果飘香,景色迷人,田野一片金黄,一派丰收的景象。稻田里机器轰鸣,站在田埂上的乡亲满脸喜悦,自豪地告诉我:“现在收割庄稼的活都是机器干了,家中的镰刀早已生锈,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挥汗如雨割庄稼的时代,我们赶上了好时光,比父辈们有福啊!”

前郢,地处“两省三县”交界处,比较偏僻,交通不便,但山清水秀,环境宜人。我的曾祖父于太平天国年间从江苏高邮流落到此并定居繁衍生息。就我们家而言,在这儿生活已越百年。

1954年冬,我在那里出生。1977年冬,我考上大学,成为小山村第一位考上大学的人。美好的童年、青少年时光都在这儿度过,这儿有我最亲最爱的人,有过欢乐也有过忧伤。为了挣工分,我陪着二哥去放猪,村庄的每条小沟,我都逮过鱼、摸过虾;也曾陪着二哥去护秋,大地为床,在秋虫的呢喃声中,数着星星伴着月亮而眠;夏季,在牛背上忍受着似火骄阳的炙烤,也在冬季的漫漫长夜里与老牛为伴。为了度盛夏,夜晚空旷的打谷场是我和小伙伴们的游乐天堂,谈天说地捉迷藏,不知疲倦,场边的小水库是我们的天然浴场;为了看一场电影,小伙伴们结伴而行,一晚跑“两省三县”五个大队几十里地,



《老家冬晨》张屹/摄

也在所不惜……

虽然那个年代物质生活比较匮乏,人们都十分穷苦,但那个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光总是值得留念,更是值得回味的!加入退休行列后,这种情感更加浓烈!

我那可爱的、偏僻的故乡,如今能通上公

交,不仅是我,也是乡亲们所没想到的!出行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是半塔中学74届高中生,大学毕业后,又回母校任教15年。

在这17年里,节假日回家多为步行,偶尔骑辆自行车,犹如今天开着豪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随着城乡公交的开通,乡亲们从此告别

了一双脚板闯天涯的时代。

更让乡亲们为之振奋的是,“天天高速”也在那偏僻的小山村门前穿过,小山村离高速出口只有区区几公里。要想富,先修路,随着两条“巨龙”的穿越,愿乡亲们生活像巨龙一样奋起腾飞!愿故乡的明天更美好!

下雪

□李宜祥

的行人很少了,街头和马路上都空荡荡的,偶尔走过一两个行人,浑身上下披着雪,眉毛和睫毛上都沾着白雪,成了移动的雪人……

那场大雪下了整整一夜。天明时家家户户都打开了屋门,开门后就忙着扫雪敲冰挂。冰挂有一尺多长,上粗下细,亮晶晶的,一排排整整齐齐地倒挂在屋檐下,像一把把角斗士手中的利剑。人们用铁锹把雪一堆堆堆在路边,有人堆了个雪人。这个雪人只有上半身,他戴着小红帽,围着花格子围脖,眼睛上戴副墨镜,嘴里还调皮地叼支香烟,模样既滑稽又可爱。

我和住在一条巷子里的几个小学生一起去上学,从雪人身边跑过,从十字路口跑过,又跑到南大街。当我们跑到一块空地上时,有人突然抓起雪块扔了过来,你扔我,我砸你,我们打起了雪仗,打得正开心时,有人突然喊了声“逮野兔去”。大伙一听都来了劲,一起转身朝东乡里跑去。听大人说过,野兔和人类一样,也喜欢雪,喜欢在雪地上撒欢,因为腿短,身子小,常常陷在雪窝里动不了身。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一条小河边,乡下的雪下得比镇里的雪大,冷风嗖嗖的,房屋、草垛和树木都披上了银装。站在河坝上四下

张望,不仅看不见人,看不见马儿牛儿驴儿,连鸡儿鸭儿鹅儿也看不见,空旷得让人以为来到了一个时空停滞的天外世界。

这里是冰雪的世界,白得耀眼;这里也是无声的世界,寂静得让人心慌。河水早已停止流动,河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们纷纷捡起砖头朝冰面上砸去,冰面没有被砸开,只留下一点点浅浅的印痕。

忽然,听到小伙伴惊呼“野兔!”定睛一看,冰面上真有一只野兔,灰色的大耳朵耷拉着,两只红眼睛圆睁着,眼珠一动不动。它冻僵了,卧在那里,白雪已经盖住了半边身子……

阡陌流年

早起,天空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它们纷纷地满天飞舞,落在了池塘、小河水,落在树上、草垛上,也落在了屋顶上,落在了它们想落的每一个角落。

渐渐地,天幕低垂,天色暗淡,先是变成浅灰色,灰色越来越凝重,像有人在不断调色似的,由淡到浓,后来就变成了铅灰色。天色在变的时候,地上的颜色也在变,变白了,先是斑白,东一块西一块的,一片片不规则的斑白不断增多,不停扩展,最后斑白溢开了,地面上全是白。广袤的土地被白雪覆盖了,一片白茫茫,让人分不清道路。雪下到傍晚时分,路上

诗韵潮声

诗四首

□王正如

观越剧《十八相送》

长亭一路柳丝柔,暗语千般意未休。
蝶绕花梢迷醉眼,莺啼叶底惹离愁。
心藏万语凭谁诉,步滞三番为客留。
最是回身凝望处,衣香犹向晚风浮。

观皖东银杏王

岁岁夏初生翠绿,形如华盖驾长风。
扬花似雪纷纷舞,枝叶扶苏处处蓬。
岭上青山云淡淡,林间杜宇意匆匆。
当之无愧为王者,见证沧桑傲皖东。

咏槐花

一树槐花别样香,交辉绿白映斜阳。
和风吹起飘如雪,可赏可餐韵味长。

咏棠梨花

十里春风陌陌长,红情绿意漫梳妆。
谁邀昨夜三更雨?惹得梨花泪几行。

与冬书(组诗)

□季川

雪事

被雪分离出来的天空
高远。此时此刻
大地与我一样安静如斯

故乡很美,屋顶的雪
与田野里的雪一样
都在守着自己的童话

河流不再叙述往事
父亲的咳嗽又加重了
我又该给炉火添把柴了

与父亲对饮

记不清多少次这样喝酒了
大雪封门,谁也出不去
父亲一小杯,我一小杯
慢慢饮,寒气就进不来了

谈及他的种种往事
父亲就会多饮一杯
谈及我的目前状态
父亲也会多饮一杯

雪还在下,冷寂无声
酒还在喝,微醺时分
两个男人已与世界
和解了

想家的日子

借一朵雪花的脚印
找到故乡的那条小路
借着那条小路的指引
找到村口翘首以盼的母亲

雪花弥漫,很难数清
它们回归的心情有多少种
我在异乡,很难说清
丈量那长长的思念
需要怎样的尺子

想家的日子
泪水是一部分
在梦里继续梦着
是另一部分

